

历代名家精选集

王英志 编选

袁枚 赵翼集

袁枚 赵翼



历代名家精选集

袁枚 赵翼集

王英志 编选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袁枚赵翼集/王英志编选.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09. 1

(历代名家精选集)

ISBN 978-7-80729-252-4

I. ①袁…②赵… II. 王… III. 文学—作品集—中
国—清代 IV. I214. 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878 号

书 名 袁枚赵翼集

编 选 者 王英志

责任编辑 卞 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徐州市青年路公园巷 2 号 邮编 221003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9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252-4

定 价 25.00 元

(凤凰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6—82328881)

前言

清代有“乾隆三大家”或曰“江右三大家”，是指袁枚、蒋士铨、赵翼，于是有人把袁、蒋、赵都说成是性灵派的主要代表。其实蒋士铨虽然与袁、赵私交甚好，文学观点亦不无相通之处，但是在思想要害问题上却大不一致。钱钟书曾指出：“袁、蒋、赵三家并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同，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笔者赞同此观点。如果要评性灵派三大家的话，那就是主将袁枚，副将赵翼，殿军张问陶。限于篇幅，本书只收袁枚、赵翼集，不收张问陶集。

袁枚（1716—1798），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今属浙江宁波）。乾隆四年（1739）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乾隆七年（1742）外发江南，历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辞官后，居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小仓山随园。以后除了乾隆十七年（1752）出于生计曾赴陕西任职不到一年外，终生绝迹仕途。袁枚主持乾隆诗坛，为性灵派领袖。一生著述甚丰，有《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九卷、《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小仓山房外集》八卷、《小仓山房尺牍》十卷、《子不语》三十四卷、《随园随笔》二十八卷、《随园诗话》二十六卷等。袁枚所处时代是所谓的“乾隆





盛世”，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崇理学与反理学、重汉学与反汉学的斗争颇为激烈，袁枚是坚定地站在反理学与反汉学的立场上的；与学术思想的斗争相应，文艺上复古与反复古、重教化与主性灵的斗争也一直未停止，袁枚则是乾隆诗坛反复古、主性灵思潮的杰出代表。他集结的性灵派是乾嘉诗坛最富生气的诗人队伍，袁枚作为主将不仅在诗歌理论、诗歌创作，而且在散文、尺牍、笔记小说等方面都卓有建树，是三大家中文学创作成就最高的作家。



袁枚影响最大的就是编撰了《随园诗话》，以倡导性灵说诗论，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主张复古与诗教的沈德潜格调说，并批评翁方纲以汉学考据作诗的不良风气。《随园诗话》一方面对性灵说作理论上的阐释，一方面选录大量符合性灵说理论要求的诗歌作品进行印证，通俗易懂，广受青睐。恰如蒋湘南《游艺录》所说，“袁简斋独倡性灵之说，江南江北靡然从之。自荐绅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荣过登龙，坛坫之局生面别开”。袁枚性灵说的内涵可作这样归纳：袁枚性灵说的理论主旨是从诗歌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须具有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的要素。在这三块理论基石上又生发出创作构思需要灵感，艺术表现应具有独创性并自然天成；作品内容以抒发真情实感、表现个性为主，感情所寄寓的诗歌意象要灵活、新鲜、生活、风趣；诗歌作品以感发人心，使人产生美感为其主要艺术功能等观点。《随园诗话》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即书中采录了大量可以印证性灵说诗论的作品，其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采录闺秀之作甚多，为鼓励女子作诗作了努力。《随园诗话》还记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闻，从中可见清代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钱钟书评《随

园诗话》“往往直凑单微，隽谐可喜，不仅为当时之药石，亦足资后世之攻错”（《谈艺录》），不失为公允之论。

《小仓山房诗集》始于乾隆元年（1736），终于嘉庆二年（1797），收袁枚二十一至八十二岁所作诗四千四百八十馀首，加上蒋敦复所编《随园集外诗》近四百首，则袁枚存诗近五千首，大多数诗为其性灵说理论的实践，可称为性灵诗。其诗歌的思想意旨主要有四方面。一是狂放之性。袁枚自幼较少受封建礼教束缚，养成独立自主的性格，加上晚明反叛传统之思想犹有影响，故早年产生轻视封建传统、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在诗中表现为一种狂放的个性、不羁的激情。有些诗是直抒胸臆，直接表达自由狂放、唯我所适的个性。如《子才子歌示庄念农》就是一篇披怀的个性宣言，所谓“六经虽读不全信，勘断姬、孔追微茫”，有“非圣无法”的意味，“不甚喜宋人，双眸不盼两庑旁”，则公开向宋理学挑战。又云“郑、孔门前不掉头，程、朱席上懒勾留”（《遣兴》），既反汉学，又反理学；“沧溟数子见即嗔，新城一翁头更痛”（《除夕读蒋苕生编修诗……》），直接表明对明七子与王士禛的态度。有些诗是借描写山水景物以烘托独特的气质个性，高扬诗人主体意识。如《登最高峰》，先极力描写凤翔峰的独立无羁、昂然向上的精神，目的是衬托“我来登此如登天，无物与我堪比肩”的诗人自我形象与气质个性。而《独秀峰》“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则以山衬托自己甘愿“孤立”而不与世俗妥协的个性。二是风雅之怀。这是继承白居易“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之精神，表现为仁爱之心与讽谕之情。前者体现为与百姓休戚相关，特别是百姓遇到天灾人祸，更生出同情之心，感同身受。如《苦灾行》写沭阳连年发生水旱灾，百姓陷入浩劫，《捕蝗曲》写沭阳



蝗灾,诗人发出“蝗兮蝗兮去此乡……毋餐民之苗叶兮,宁食吾之肺肠”的哀告,真有“舍身饲虎”的仁爱精神。后者体现为对统治者与社会邪恶势力的揭露,饱含批判与愤恨之情。如《陇西将军歌》、《老将行》揭露统治者赏罚不明、用人不公等政治弊病;《征漕叹》、《南漕叹》揭露贪官恶吏对百姓的敲诈盘剥。咏物诗《鸡》以比兴揭示君与主对臣与奴的欺骗、利用。这类诗虽然并不多,但不应该忽视。三是真挚之情。此指表现个人的性情遭际、无深刻社会意义的私人感情,包括抒写天伦之乐、手足之情、朋友之谊、男女之爱等。袁枚生性多情善感,一旦与亲人悲欢离合乃至永诀,就于心灵深处掀起感情的波澜。如《归家即事》、《陇上作》、《哭三妹五十韵》、《哭聪娘》等皆是真情流淌乃至血泪浸透的诗作。而《哭蒋心馥太史》、《瘞梓人诗并序》则饱含对朋友包括佣人的深情。袁枚的情诗如《寄聪娘》、《病中赠内》等亦发自性灵,十分感人。至于一些写与妓女关系的艳情诗,则另作别论了。四是闲适之趣。袁枚归隐后,悠闲自在,超然物外,处于平和恬静的心境。其诗作颇多抒写这种消闲、超脱情致之作。如《水西亭夜坐》“感此玄化理,形骸付空冥。坐久并忘我,何处尘虑撙”,《春日杂诗》之一“山上春云如我懒,日高犹宿翠微巅”,于田园林泉中体验到与世无争、闲适自得的乐趣。

袁枚性灵诗在乾隆诗坛崇唐模宋的创作风气中别树一帜,具有自己的艺术特色。一是选材平凡、琐细。这类素材缺乏社会意义,但贴近诗人基本生活状态,而真实真切。如《到家》、《留须》、《削园竹为杖》、《齿痛》等,仅从题目即可看出都是生活小事,细枝末节。二是意象灵动、新奇、纤巧。所谓灵动,即既有灵性,有情味,又活泼,有生趣。有时原本无生命的“木然之物”,诗人会赋之以生命、灵性,变得有人情



味,如“金、焦知客到,出郭远相迎”(《渡江大风》)。有时意象化静为动,《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中的山皆灵奇善变,充满活力与动感,化美为媚。新奇即有独创性、新鲜感,如“帆如云气吹将尽,灯近银河色不红”(《红中看月》),帆与灯皆被“异化”而别具情趣。纤巧指意象的细微、小巧,得益于细致的观察与敏锐的感受。如:“月下扫花影,扫勤花不动。停帚待微风,忽然花影弄。”(《偶作五绝句》之四)“露零萤光湿,屣响蛩语停。”(《水西亭夜坐》)“花影”、“帚”、“露零”、“萤光”等意象皆纤巧细小,表现出清幽的意境。三是情调的风趣、诙谐,具有喜剧意味,是对人生的乐观态度,或暂时的轻松心境的反映。袁枚诗题多“戏题”、“戏笔”即可见一斑。如:“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阿婆还是初笄女,头未梳成不许看。”(《遣兴》之一)以女子梳妆比喻创作的严谨认真,妙语解颐,十分风趣。四是白描手法与口语化。白描乃借用国画技法说明诗歌语言的自然简洁,特别是不用典故。口语化是指语言浅显易懂,家常语、俗语皆可入诗。这在袁枚诗中随处可见。当然袁枚性灵诗成就有限,与其理论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人们所诟病的纤佻、无聊之作,不值一晒。

袁枚还是杰出的古文家。其于古文创作也主张独创精神,反对“优孟衣冠,摩秦仿汉”、“谨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与其性灵说诗论笙磬相应。《小仓山房文集》之古文体裁涉及碑文、墓志铭、行状、传、序、记、祭文、书、论、说、表、启等;内容则囊括论理、记事、写人、写景、抒情等方面。限于篇幅,这里只简略介绍传记、山水、悲悼内容的古文。

袁枚的人物传记古文继承了《左传》、《史记》等先秦古文传统,既基本遵循了其实录的原则,又吸收了其塑造人物形





象的艺术手法；故既具有真实性，又不乏文学性。此类古文取材广泛，类型众多。例如：神道碑多记当代名公巨卿、封疆大吏等政坛高层人物，从中亦可见国家政治风云之变幻。墓志铭则以记中层官吏为主，可见当时吏治概况；同时亦记社会中层文士及命妇、节妇等。传记所写人物广泛，身份不限，三教九流皆有。这些人物构成乾隆时期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个性的丰富的人物画像长廊。袁枚写人物擅长白描手法，以寥寥数笔，勾勒人物的相貌神情，间接地表现人物个性。如《书鲁亮侪》写晚年鲁亮侪：“余避东厢，窥伟丈夫，年七十许，高眶大颡，白须彪彪然，口析水利数万言。心异之，不能忘。”奇特的风采，使人感受到鲁氏内含非凡、正义的人格力量。或者不作外貌描写，但重视人物语言、动作细节的刻画。如《厨者王小馥传》写传主高超的烹饪技艺，就选取了王氏烹饪过程中全神贯注、干净利落的指令动作，完成了人物塑造。袁枚写人与记事结合，人物的性格、思想是在事件或情节的展开中显示的。神道碑类多写人物参与的政治、军事、经济等大事；小人物则写感人的生活琐事。有时还以唐人传奇手法写人物，情节曲折跌宕，富于戏剧性。如《书马僧》写马僧的豪侠性格及高超武艺，就是通过曲折、纡徐的情节发展而表现的。



袁枚的山水古文，反映出其酷爱自然的天性，及捕捉与表现山水之美的艺术功力。山水在袁枚笔下，是具有生命力的人化的自然，常被赋予感情、个性，是有灵性之物。人与自然是一种和谐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如《游黄山记》，写云、松、石、峰，都具有人一样的情感，活泼的灵性；《游丹霞记》写溪中观山，“尤奇者，左窗相见，别矣，右窗又来；前舱相见，别矣，后舱又来。山追客耶？客恋山耶？”山被性灵化，有

情有义，与人合一。袁枚山水古文，还经常即景悟理，抒写一种理趣。如《随园记》先写修治随园地势置景，仍名“随园”，最后又生发出“余之仕与不仕，与居兹园之久与不久，亦随之而已”的感叹，表达任随自然的生活态度。《游丹霞记》写丹霞之美被人发现较迟，而想到名山大川湮没无闻者甚多，进而引申出“愈知圣人经义更无津涯。若因前贤偶施疏解，而遽欲矜矜然阌禁后人，不许再参一说者，陋矣，妄矣，殆不然矣”，阐释的是人间万事万理都需要不断探索、不断发现新义的道理。袁枚山水古文描写各地山水名胜，善于发现并表现其独具的审美特征，互不雷同。如《游桂林诸山记》，一是紧扣七星岩洞的地貌特征，二是抓住诸山“孤峭”的山貌特征。《浙西三瀑布记》，明确将雁荡大龙湫与天台石梁瀑布作比：“石梁武，龙湫文；石梁喧，龙湫静；石梁急，龙湫缓；石梁冲荡无前，龙湫如往而复：此其所以异也。”最后写青田石门瀑布，则突出表现其“在石洞中”，位置奇特，“激荡之声如考钟鼓于瓮内”的特点。三瀑布各自的美皆得到表现。

袁枚的悲悼古文主要是祭文、悼词类，数量虽不是很多，但其动人心魄的艺术力量与影响却甚大，值得重视。此类古文并不凭空抒情，而是借助于记事来抒写性灵，表达作者的深情。如名篇《祭妹文》，为论者评为同韩愈《祭十二郎文》、欧阳修《泂冈阡表》“鼎足而三”（王文濡语）的祭文。祭文回忆幼年与三妹袁机手足情深，“罗缕纪存”一些家常琐事，夹叙夹议，事事皆含悲喜之情，加上不时插以悲呼哭号之语，淋漓尽致地宣泄了对三妹的怀念与悲思。《韩甥哀词》悼念四妹之子韩执玉，借简略的记事，抒发了“尤哀其能类我也”的真情，以及自己事业后继无人的悲惋。《胡稚威哀词》悼念友人胡天游，悲惋的记事，再配以哀词，极其真挚沉痛。



袁枚《小仓山房尺牍》收尺牍一百五十余篇，是书信的汇集，内容以抒怀、记事、评论为主。徐鹏展评袁枚“一生聪颖悉露于《尺牍》中”，誉其“议论之雄，笔情之委，旁通曲畅，生机汨汨然来矣”（《小仓山房尺牍详注序》）。尺牍由于可以任意而谈，故最宜表现袁枚的真率性情，反映袁枚独特的个性。而说理辩论的尺牍，虽篇幅不长，但文锋犀利，寸铁杀人。袁枚性灵诗风趣诙谐的特色，在尺牍中也有鲜明的表现，其中标题也不乏“戏”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此外，袁枚的赋体文、骈体文，成就亦不可忽视，兹从略。

袁枚笔记小说《子不语》（又名《新齐谐》），书名乃与“不语怪、乱、力、神”的孔子唱反调，又称“《子不语》一书，皆莫须有之事，游戏谰言，何足为典要；故不录作者姓名”（《答杨笠湖》）。其内容一是记鬼神狐仙之事，但人不怕鬼、人可胜鬼是袁枚的基本思想。如《赵大将军刺皮脸怪》，写赵良栋大将军夜宿有怪之察院衙门，夜半怪至，赵拔戟连刺之，“正中其腹，膨亨有声，其身面不复见矣”，表现了武将的刚勇之气。《蔡书生》则写书生亦不怕鬼，与吊死鬼周旋调侃，使其伏地再拜而去。《子不语》不仅写了鬼怪的凶恶可怕，更揭露了其虚弱的本质，这是人不怕它们的原因。如《鬼有三技过此鬼道乃穷》，就揭露了鬼“一迷、二遮、三吓”的三技，“三技毕矣”，而人仍然不怕，鬼就无计可施了。当然袁枚对于人间是否有鬼是持“二元论”的，所谓“亦在有无之间”（《牍外余言》），并非如王充那样的无神论者。内容之二是反对佛道，揭露僧侣、道士害人骗人伎俩。如《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写恶僧为骗取信徒香火钱，逼迫一和尚演出“活佛升天”的丑剧，将其活活烧死；《清凉老人》写五台山僧清凉老人淫乱行径，揭露僧侣“戒淫欲”的虚伪。而《李通判》则写一道士采取



骗术，蒙蔽李通判家人可使李通判死而复生，图财贪色，终被雷震死。《炼丹道士》写朱道士哄骗大宗伯张履投“白银百万”炼长生之丹，结果朱道士窃银而逃。另外对风水客的骗人手段也进行了抨击，如《风水客》、《择风水贾祸》等。内容之三是批判理学，嘲讽、斥责理学家。如《全姑》记某县令残忍地处罚自由恋爱的陈生与全姑，被刘孝廉斥为“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袁枚则采用春秋笔法曰：“县令某自负理学名。”《麒麟喊冤》则不仅批理学，且批汉学，汉儒郑玄、孔颖达，宋理学家周、程、朱、张，皆被嘲讽。内容之四是抨击吏治。如《莆田冤狱》，揭露县府两级官吏贪赃枉法、昏庸无能；《平阳令》愤慨地揭露“性惨刻”的平阳令朱铄极其猥琐、淫秽的变态心理，凡涉案妇女，必引入奸情讯之；杖妓，则以杖抵其阴，使肿溃数月，“看渠如何接客”！简直是性虐待狂！内容之五是批判科举弊病。当然《子不语》也不乏糟粕，“颇多芜秽”（鲁迅语）。《子不语》艺术上比较粗糙，记事简单，篇幅多短小，大部分重记事，而忽略人物性格塑造，笔记意味浓，小说气味淡。长处是鲁迅所说“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写人记事语言简朴，多用白描手法，浅近的文言，接近口语。

袁枚文学成就在性灵派三大家中无疑是最全面、最巨大的。

二

赵翼(1727—1814)，字云松，一字耘松，号瓯北，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乾隆十五年(1750)应顺天乡试中举，为刑部尚书汪由敦聘入府中课其子兼代笔札，二十年(1755)任内阁中书，次年任军机章京，曾四次扈从乾隆帝木兰狩猎。二十六年(1761)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三十一年(1766)出知广



西镇安府，适朝廷用兵缅甸，赵翼从军。后调任广州知府、贵州贵西道兵备。三十七年(1772)因广州赈狱旧案降级，乃乞养归山。此后四十余年基本“去官攻文词”(《书怀》)，与袁枚相仿。赵翼既是诗人，又是史学家。今有嘉庆湛貽堂刊《瓠北全集》，包括史学著作《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补遗一卷、《陔馀丛考》四十三卷、《皇朝武功纪盛》四卷，诗学著作有《瓠北诗钞》二十卷、《瓠北集》五十三卷(收诗四千八百馀首)、《瓠北诗话》十二卷，还有笔记《檐曝杂记》六卷、续一卷。另有《成语》一卷，收在“江阴季氏丛刻”。有的书说赵翼有《瓠北文集》五十三卷，恐怕是诗集《瓠北集》五十三卷之误。袁枚、赵翼并称已被公认。黄培芳《香石诗话》云“瓠北、子才一时并称”。又如钱塘张仲稚“瓣香袁、赵二公，颜所居曰‘简松草堂’，后即以名其诗集”(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二)。袁、赵亦相互欣赏，皆以“同调”相称。其同即在论诗主性灵，主独创。当然，赵翼的思想不及袁枚开放，比较严正(但不似蒋士铨那样保守)。其论诗与袁枚也有和而不同之处，惟有所不同，他才自成一家。

赵翼之为性灵派副将，是有其诗论作为支撑的。其诗论主要见于《瓠北诗话》，以及论诗诗。其论诗人创作主观条件亦主性灵，《书怀》云“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性灵的主要涵义亦即性情，所谓“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瓠北诗话》卷四，下引只注卷数)。论李白诗“盖其性灵中所自有也”(卷一)，也指其具有“非矫托”之真性情。此论自与袁枚“同调”。但《瓠北诗话》还特别强调诗人之“才气”，所谓“诗之工拙，全在才气、心思、功夫上见”(卷十)，称李白“才气豪迈，全以神运”(卷一)，袁高启也以“才气超迈”、“天分不可及也”(卷八)为据。袁枚虽亦标举“天分”、诗才，但少言“气”。赵翼非常



推重独创精神，较袁枚有过之而无不及。所谓“必创前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卷四）。其于李、杜本无轩輊，甚至偏爱李白；但从独创性的角度比较李、杜，则对李白“徐习犹或蹈”表示遗憾，而对杜甫扫除六朝“炫丽藻”徐习之“一开五丁峡”的戛戛独造精神予以高度赞扬。赵翼作为史学家，具有强烈的历史发展观，于诗亦同样。《论诗》云：“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为此而反对复古，针砭崇唐派云：“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论诗》）唐诗自身就在发展，后人又怎可一味摹仿汉唐而不知变化？赵翼还强调应该遵循艺术创作要自然的原则。他认为诗人宜具有“无所为”（卷一）的自然的创作心境，如同“风行水上自生波”（《无诗》）。赵翼通过对照杜、韩提出“有心”与“无心”的命题：杜甫“才思所到，偶然为之”，属于“无心”；韩愈“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属于“有心”。“无心”即自然，和“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卷一）的格调派划清界限，而与袁枚性灵说观点吻合。

赵翼诗歌创作亦无愧于性灵派副将的地位。《瓯北集》收诗五千馀首，超越袁枚《小仓山房诗集》。赵诗亦基本是性灵诗，与袁枚诗比较，自有同异。其同者一是皆抒写真性情，表现独自的个性；二是对现实持批判态度，不乏讽谕精神；三是诗歌语言通俗，风趣诙谐。其异处一是赵翼见识更高，诗多议论，多理趣；二是赵翼曾从军西南，较袁枚视野更开阔，题材更广泛，不热衷于艳诗；三是袁枚重情韵，诗多柔语巧语，赵翼更重才气，诗多硬语奇境，风格多豪放；四是赵诗用典比袁枚多。赵自称：“吾自为赵诗，乌论唐宋？”（汤大奎《炙砚琐谈》）可见其创作要自成一家的志向。

赵翼独抒性灵，表现真性情之作有不少，如《哭黄山月》、《袁子才挽诗》之悼念友人，《暮夜醉归入寝门似闻亡儿病中



气息……》之悼亡儿，皆情深意切，一片性灵。而《书怀》、《遣兴》等抒写仕途多舛之感、向往归隐的情怀也是真实的感受。赵翼诗最有特色的是胸中有识，“以诗说理”（朱庭珍《筱园诗话》），“议论精辟，机趣横生，真是独开生面”（潘清《挹翠楼诗话》）。这在咏史怀古诗中体现最明显。如《杂题》写“秦皇筑长城”与隋炀帝开运河，一般史学家只看到其消极方面，而赵翼既看到秦皇、隋帝之过，也从历史长远的角度，看到长城、运河“功及万世长”的积极方面。又如封建社会流行“男尊女卑”、“女子祸国”的错误观念，而赵翼《莪洲以陕中游草见示，和其六首》之《乾陵》咏武则天，则从开创历史的角度评价中国第一个女皇帝“英雄何必在男身”，并批驳了后人对武则天的责难，表现出非凡胆识。赵翼有识还体现在对现实弊端的揭露上。其“去官攻文词”就是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国家机器与公卿贵族的腐朽，其价值不过是“土木偶耳”（《后园居诗》）。而《秔谷叹》、《山行杂诗》则对权贵与贪官污吏敲诈勒索百姓的罪行进行了鞭笞，与袁枚《征漕叹》等异曲同工。赵翼一生得江山之助，写有大量山水景物诗。其中一些诗喜好借山水表现生活哲理，如《努滩》前三联极力描绘危矶、涡流之险，尾联乃生发“滩名应记取，努力慎风波”即仕途险恶人当慎之的道理。当然赵翼也有许多纯粹的山水景物诗，采用白描手法，笔触清新灵动，与袁枚相类。如《阳朔山观众猴下饮》，写漓江畔“一猴下饮江之湄，众猴叫啸纷相随”的情景，刻画众猴动作栩栩如生，情趣盎然，写出漓江山水特有的奇观。最富于地域特色的是西南边陲山水诗，奇思壮采，独辟新境，又非袁枚可比。此类诗一是景奇，二是气健。如短诗《澜沧江》：“绝壁积铁黑，路作之字折。下有百丈洪，怒喷雪花热。”奇景全以硬语出之。而七古《高黎贡山歌》以白描之



笔写出高黎贡山高峻的山势,多变的气候,奇异的物象,笔墨酣畅,雄丽奇恣,令人骇目惊心。赵翼颇多“戏笔”之作,“时杂诙谐”(洪亮吉《北江诗话》),“近滑稽之雄,使人失笑,较子才而更甚”(尚熔《三家诗话》)。如《后园居诗》九首、《子才子以双湖太守禁妓作诗解之,戏题其后》等,皆极尽诙谐之妙趣,当然也有浅俗乏味之作,一味追求发噱而无意思。赵翼由于咏史怀古之作较多,较袁枚喜用典故,时有“呈博”的表现,则已经不是性灵诗矣。

今未见赵翼有文集,而《廿二史札记》等属于历史类著作,兹姑不论。但其随笔《檐曝杂记》,不乏文学意味。《檐曝杂记》卷一、卷二写自己在京城所见所闻;卷三、卷四写出仕广西、云南、广东、贵州的所见所闻;卷五、卷六属读书笔记。其中前四卷更有价值,可读性亦较强。卷一记载皇家生活具有史料价值,如《大戏》写乾隆皇帝祝寿的排场,《木兰杀虎》写皇帝狩猎的场景,《皇子读书》写皇子早读的刻苦,都是作者亲眼所见,描写真实具体,而且注重细节,显得很生动。卷二记一些官僚、文人,有的可作传记读。如《汪文端公》选取典型事例,突出吏部尚书汪由敦的不凡才学与品格,表达“知己”之情;《傅文忠公爱才》以自己亲受户部尚书傅恒赠金事,凸显其怜爱贤才、宽以待人的肚量。而《徐健庵》则通过记刑部尚书徐乾学利用权势,操纵科举选士,暴露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败。卷三《粤西滩峡》,写昭平峡与横州大滩水势之艰险,描绘细致;《响水塘瀑布》记广南瀑布倒喷的奇观,使人如身临其境;这些都可称是山水小品。《树海》记镇安竹木茂盛,但却被滥砍滥伐,令人叹息。《边郡风俗》记西南少数民族男女恋爱、结婚的习俗,别有风情。卷四《广东蜃船》记广州水上妓女的皮肉生涯,反映了社会的阴暗面。《黔中僮俗》



则记载了贵州地区土司统治土民的专制。《仕途丰啬顿异》自叙为官多年，仕途曲折，甘苦皆尝，而苦多于甘，此赵翼后来之所以辞官也。

赵翼古文方面的成就欠缺。他如果不兼攻史学，而以全副精力投入文学，则其文学成就当更为可观。

综上所述，性灵派主将袁枚与副将赵翼以及殿军张问陶支撑起乾嘉时期队伍庞大的性灵派，为使文学特别是诗歌创作回归表现真情、个性的健康轨道，扫除模拟复古的风气，发扬开辟新径的创造精神，都作出了卓著贡献。本书选取了袁枚诗、古文、尺牍、诗话、文言小说，赵翼诗、诗话、随笔之精华，并作注释与评点，大体可反映性灵派代表人物的主要文学成就。内子周嫣女士在资料搜集、复印，以及书稿誊录、校对方面付出了很多劳动，特此说明并表达感激之情。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有：《袁枚全集》（王英志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 年修订版）、《袁枚诗选》（王英志选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瓯北集》（李学颖、曹光甫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瓯北诗话》（霍松林、胡主佑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版）、《檐曝杂记》（李解民校点，中华书局 1982 年版）、《赵翼诗选》（胡忆肖选注，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特此说明。

王英志

2008 年 8 月 8 日北京奥运会开幕日
于苏州大学凌云斋

